

他说考古的时候怕伤到文物，所以不能用大型器械挖掘。考古队会聘用当地农民做些挑土之类的活。他说，他就是这样和老路熟悉起来的。

老路这年五十几岁，打了一辈子光棍，在村里是个边缘人。别人看不起老路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说说笑笑，老路来了，大家就出去洗碗了。组队收工结伴回家时，大家也冷着老路。

他说，他反而因此留意到独处的老路，在每次收工的时候都会不紧不慢收拾好所有的工具，拍掉外套上的土，拍掉鞋底的土，拍掉手掌上的土。他问老路，这几处的土有什么不一样。老路说，外套上的土是浮灰，要及时拍；鞋底的土有时候湿黏，硬抠伤鞋，不妨等干硬透了再拍；至于手上的土，一洗就掉了。

这位考古专家心里一动，带老路去看井。

鉴别考古现场的井，有时靠井砖，有时是靠发现井内外不一样的土。别人眼里土都差不多，但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，土和土差很多。后来老路成为工地里鉴别井的专家。任何一处有井或者疑似发现了井，大家第一反应就是，叫老路来，快点叫老路来。老路也因此有了自信。好几次，下了工地，老路还在看考古资料，后来，在手机上看考古的视频，他知道，老路爱上了考古。

他说，挖井很辛苦，有时他都不好意思叫老路去挖。有时他尽量帮老路申请衣服和工具的补贴等。但他发觉，这些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老路脸上开始有了光芒。其他村民也开始和老路说话，听他讲如何鉴别井。

那不断向地底深处下探的井，照亮了一个村民的脸。我和考古专家聊天。我说，你再讲一个故事吧。

他说，在上海考古的时候，有时会挖到明墓。棺木用糯米封边，里面空气与外界隔绝。尸体就能保存完好。但有时挖掘时碰破了，等考古专业人员到现场，看到一批棺木浸在水里。“那股味道哦……五十米外就闻得到。”

我问他，触摸明朝人的肌肤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

“很臭哎。有皮蛋味、有棺木泡水的味道、有尸臭。有的老祖宗肌肤粉红、触摸上去柔软如豆腐。”

还有一次，一支施工队在宝山挖停车场，挖出一批1900年那时的墓葬。经鉴定是二十世纪初的移民墓园，无发掘价值，最终建议施工避开。

“那停车场还建吗？”“建的。”“多奇怪啊。”

可是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故事，这就是城市。

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。只要你挖掘到他内心深处，只要他能被看到，只要你给他鼓励、给他认同，他就能有尊严。

包产到户第二年，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。官衔虽小，却是四邻八舍的“主心骨”。

退伍回来的阿根没分到责任田，拉着老爹，愁云惨淡地踏进我家门槛。爸爸有点为难，还是把自家旱涝保收的三连塘田块先让给他种。母亲气不过，说爸爸就是个“面糊涂”，当天就收拾包袱回了百里外的外婆家。

为填补缺口，父亲扛锹开荒，连祖坟周边都翻出来点种旱粮。全队人均才一亩一分地，日子本就过得紧，这下更像扎了口的布袋。

可谁料没有多久，阿根竟带着阿玉去上海了。村里人说他们私奔了。

阿玉爹领着一伙壮汉堵到我家，找我爸讲理。爸爸不慌不忙，把众人让进堂屋，挽起袖子钻进厨房：温水半碗，徐徐撒面，筷子顺时针搅到“挑而不挂”；姜末、盐花，各少许；两条两寸长的鲫鱼，盐水里静泡三分钟，卧进面糊，上锅蒸。

不到一刻钟，香气顺着蒸汽爬满屋梁。阿玉爹盯着桌上那碟花生米，长叹一声。父亲拍开一瓶老酒，递过去：“老哥，孩子大了就是脱手的风筝。去年大董庄的那个丫头因为不同意给哥哥换亲喝了农药，值吗？你们冲去砸人家，伤了人，还得蹲号子。阿玉想奔个好日子，出去闯闯，有啥错？”

说罢，舀一勺面糊涂推到他面前：“做法千千万，您不爱吃香葱，这面糊涂里我总不能硬加。过日子跟搅面糊涂一样，火候、咸淡，得自己调。阿根眼下穷，可人不孬。”

阿玉爹闷头喝了一口，眉毛拧成疙瘩：“那我儿娶媳妇的钱咋办？”

父亲笑：“一锅面糊，只要料鲜、心诚，两滴香油也香。咱们慢慢煮，总能熬成。”

母亲从里屋出来，揪着父亲的耳朵笑骂：“就你这‘面糊涂’嘴能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刷到乡村生活的视频我会倍感亲切，十来分钟的篇幅居然有滋有味地从头看到底。而平台也像长了双透视眼，你爱看啥它推啥，这显然是数字化时代的“投其所好”。

这些天，平台经常推给我“小货郎到农村卖货”的视频，妥妥的东北农村风范。视频里的“小货郎”分明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腆着肚子，说话声音厚实，若是唱“美声”，高音C大概是飙得上去的。壮汉驾驶一辆厢式货车，车厢里面满是各种食品和日用品，他既是司机又是货郎，还是肩扛手提替大爷大娘送米面油到家的搬运工。

农村房子分散，货车不可能天天进村，我看他怀揣记事簿，上面都是村民们预订的货物。碰到车到人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便熟门熟路地打开院门，把货物送到家，然后拍张照片，顺便说了价格，不愁有人赖账。我还喜欢看大娘大姨们叽叽喳喳地买东西，东北女人豪爽，从不见挑的，一买一大堆。

乡村的时间节奏跟着日出日落走，汉子的流动货车不会有几点上班下班的紧迫感，村民们哪怕只是站在车门前和“小货郎”讨价还价，彼此间也如朋友般的松弛……

我还刷到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回山东老家卖馍的视频。文弱小伙子开辆三轮摩托车，每次装上几箱热乎乎的馒头却总是不够卖，可见吃惯了他家馒头的村民都是回头客。小伙子随身带只电喇叭，一声“卖馍了”，那些在房前晒太阳的或是窝在家里的村民便慢悠悠地走到车前。他家的馍卖得便宜，一包6个只卖5元，馍的形状如同银丝卷，长方形的又大又筋道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，把我馋得！

村与村之间距离远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小伙子的三轮摩托每天都要在高低不平

倪定得（约1745—1805），今崇明新河镇强民村人，清嘉庆间晋升福建水师提督，有“巡海大将军”之称，又号“不贪将军”。

巡海大将军倪定得

郭树清

将军后裔中的一支徙南四滧村西倪家宅。笔者近日走访，得晤其中96岁的倪学义。叟童颜鹤发，声洪而思敏，述祖德历历如绘。民间又传将军轶事：少为炮卒，巡海误触火机，连发数丸，悉中敌舰要害，沉之，由是知名，洊至提督。虽齐东野语，亦见民心所向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郭、倪两姓比邻而居，将军裔孙倪菊郎为予堂叔郭秀士（蔚然）之母，岁时往还，声影犹存。

今读崇明档案馆徐兵《崇明老地名文化》及馆藏《倪氏家乘》，感其事，因撰斯文，庶使清风与海潮同远，乡愁并云日长新。

我可是在省报上发表过文章的笔杆子，哪肯认命去卖肉？可没学历，听不懂上海话，普通话还夹着皖东味，面试一家凉一家。第四天，我扛不住了，吵着回安徽。

阿根收完摊，点着皱巴巴的零钱：“家里一亩地，刨去上交，一年能剩两百块？别说买书看报了，你拿啥买稿纸和邮票，还想当作家？”

我舀一勺面糊涂，闷头不语。阿玉说：“今天加了虾仁，还有你从老家带来的芝麻香油，尝尝。”

那一口，咸淡刚好，像父亲在灶台前搅动的手腕——顺、韧、能裹住一切。我突然懂了：面糊涂能稀能稠，能荤能素，正如日子能高能低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在阿根家做小工。半年不到，我也有了自己的肉铺。

2018年7月，我作为农民工代表接受专访。记者问：“一边卖猪肉一边写作，难不难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那时我一天三顿面糊涂。省时、省钱，有水有面就能活；添把菜叶就是美味，丢条泥鳅算开荤。吃不饱，就再添一瓢水。”记者笑：“人生有时就得像面糊涂，根本、实在。”

是啊，这碗再普通不过的面糊涂，盛着过日子的真功夫——包容，所以能掺百味；柔韧，因此不惧久熬；随缘，于是万般皆可。

它像父亲调解纷争时的通透，像我在上海滩头熬夜的倔强，更像生活本身：

接地气

章慧敏

们刷手机看到自己的形象开心得什么似的，看到车子过来了，赶紧拢拢头发，整整衣裳，要他拍得漂亮些，让远在外面打工的娃们放心……

有时也想，我一个久在城市的人怎么就对乡土气息的视频入迷了呢？莫不是在这些场景中嗅到了城市里稀缺的烟火气？“小货郎”驾到的喇叭声，大学生“卖馍

了”的吆喝声声入耳，这可不是去快递柜拿东西时冷冰冰的提示，而是面对面的带着温度的信号。

在我看来，乡村的路可以不平整，货物可以没有精致的包装，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就是都市人向往的魅力。

当然，上海市民也是接地气的，这样的烟火气相当务实，它就藏在精致的底色之中，不张扬却紧贴生活。我朋友把每天逛菜场作为必修课，她说和摊主讨价还价不为省那几毛钱，图的就是乐趣，就像在玩一次零成本的小游戏，感受主动权在手的满足感。这样的“拉拉扯扯”使原本冷冰冰的买卖变成了既有互动又有温度的细节，比直接扫码付款走入多了些人情味的生活质感。

上海人的邻里相处也是很接地气的，相互间不过分热情却懂得互帮互助：邻居家的快递来了没人收，代保管是常有的事。烟道里传出了焦煳味，微信群里赶紧敲警钟提醒。邻居见面点头问个好，你一言我一语聊的是家长里短，从不打听彼此隐私。

无疑，今天的都市人被数字化时代“渗透”着，但我们又真诚地追寻着接地气的生活。从乡村“小货郎”的视频中我看到了不经过“滤镜”的生活，朴素真实的接地气才最美好。



采菊东篱下
(中国画)戴培钧

一个小小的机缘，我们完成了一次爱的接力。

女儿上幼儿园大班，绘画课上老师要求署学名。“妈妈，我不要这个涵字，我还是叫云朵吧，涵字写起来太难了。”女儿云朵对带有涵字的学名不感兴趣，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不喜欢。

那晚，我端坐沙发，细思如何快速教会女儿爱上并写好涵字。我喜欢寓教于乐，生硬地灌输孩子也不接受。“涵与云朵……”我喃喃自语，思忖良久。“我呀，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是住在云朵上的一个小天使。云朵软绵绵的，就像世界上最舒服的棉花糖床。在云朵上有好多好多小天使……”女儿偎在我怀里，骄傲地开启“云朵天使找妈妈”的故事。这已成了我们母女每晚睡前的功课。“云朵”“天使”“妈妈”“怀抱”，当这几个词语从女儿嘴里蹦出来时，我的灵感乍现，

仿若找到了密码。拎着云朵的手，我们一起打开白板。

“亲爱的云朵小天使，你看这三滴水，一定是妈妈期待你降临时幸福的泪滴。”我郑重地写下“三点水”。

“右边中间就是云朵喽！”女儿

爱的接力

张霞

挺着胸脯，接过粉笔继续写着，“我是爸爸妈妈精心挑选的孩子，是幸福的天使。这个‘子’的横就化作我的一对翅膀呀！”女儿写罢，踮起脚尖，转起了圈圈。先生兴奋的眼神追逐着那个腾挪跳跃的小小身影，显然他被冰雪聪明的姑娘折服了。

“我们的天使，你知道这美丽的翅膀为什么是四个点幻化成的吗？”我用红色粉笔，把“了”字两边的四个点重重描画一遍，把问题抛给女儿。女儿摇摇头，期待着我的答案。

“你飞翔的翅膀上承载着爸爸

的期望与祝福。”我摩挲着云朵的脑袋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希望你成

长为有涵养、修养和内涵的孩子。”

“孩子，你尽情飞翔吧！”先生忽然诗兴大发，“爸爸妈妈愿做你翅膀下的风！”女儿眼神略有懵懂，而后若有所悟，嘴角挑起好看的弧度，轻声地说：“我好像爱上涵字了。”“竖折，竖。”先生弯下腰，抢过粉笔笑呵呵地说，“最后两笔，我来书写。”“宝贝儿，这两笔是爸爸妈妈张开双臂，迎接我的云朵天使喽！”我展开双臂，轻轻迎接扑面而来的温暖而柔软的小小身躯。白板上面，那个偌大的“涵”字熠熠闪光。“终于，我们一家三口完成了涵字的接力。”我长吁一口气，兴奋得近乎晕眩。“不，这是爱的接力。”先生说。“我爱云朵的名字，更爱涵字。”女儿举起小手欢呼雀跃着。

白板上留下无数个稚嫩可爱歪歪斜斜的“涵”字。显然，女儿爱上了她的学名。